



了去下亮月

譯璧家趙·克貝坦斯 美

19

PAU17/03

版初月六年七四九一

版再月八年八四九一

版三月四年九四九一

權作著有本譯翻

角六元二價本基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譯者的話

約翰·斯坦貝克 John Steinbeck 是帕索斯 John Dos Passos 海敏威 E. Hemingway 和福爾格奈 W. Faulkner 以後美國現實主義作家中後起的偉人，他被中國讀者所認識和愛好還是近幾年來的事。

他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洲的沙利那地方，曾在斯坦福大學念書，沒有畢業。以後他到紐約常過新聞記者，化學師和搬運磚頭的小工。他的第一部小說 Cup of Gold 出版於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時續出 Pasture of Heaven 和 To A God Unknown，可惜讀者對這三本書的反響都很冷淡，一直到 Totilla Flat 出版，斯坦貝克的名字，才逐漸被人所注意。一九三

六年，又出版 *In Dubious Battle*。跟着他的成名之作 *Of Mice And Man* 問世，頃刻被列入了美國現代一流作家之林。一九三九年 *The Grapes of Wrath* 出版，更驚動了世界文壇，被譯成十數種外國文字，中文本也由胡仲持先生翻譯出版。上述的許多作品，大都以美國下層社會的生活作題材，這本 *The Moon Is Down* 却是例外。

本書完成於一九四二年，離北歐被希特勒所侵佔已近一年餘，寫挪威某小城被軸心軍「和平」佔領的故事。作者曾在北歐旅居過一個時期，所以寫那些崇尚自由和平的小國人民的心理，份外的親切。在那裏，「戰爭的經驗既缺乏，失敗的經驗更沒有，」當一隊軸心軍把這座祇有十二個衛兵的小城市用突襲，陰謀的方法佔領以後，所有的人民都如入五里霧中，不知所措。但是他們慢慢的開始不糊塗，他們懂得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於是他們「眼睛中的驚愕之光變成了憤怒和仇恨，」這本小說就是寫這批善良人民怎樣用「遲緩，沉默，等待的復仇方法」去反抗敵人的故事。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發生上海整個淪陷後，我因無法再在上海住下去，便經過漢口長沙而到桂林，在桂林的英國新聞處看到這本原書，便借來在旅館中盡十天時間譯成中文，隨後就在桂林出版。到要重印再版時，湘桂戰事爆發，一切的計劃都被打破了。今天在上海印行，一則爲了斯坦貝克的這部著作并不因戰爭的結束而失掉牠在藝術上的價值；二則也算是我在桂林一年的一點紀念品而已。

至於書中的許多特長，好像人物刻劃的細緻，對話的簡潔，寫景的美麗，故事的電影化，讀者自能體會，無庸譯者多言。但是奧頓市長的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人民不願被人征服，所以他們永遠不會被人所征服。自由的人民是不會挑起戰爭的，但是一次開始了，他們在失敗中還會戰鬥。下流的羣衆，或是一個領袖的盲從者就不會這樣做，所以下流的羣衆可以常常打勝仗，自由的人民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你將來會明白的。」

書中最後一段奧頓市長臨刑前所說的話，是希臘哲人蘇格拉底臨死前的遺言。這筆債到了勝利的今天，我們自問已否還清了呢？

譯者 一九四七，四，二十。

到十點四十五分鐘時，一切事情都過去了。這城市已被佔領，防軍已被擊退，戰事也告結束了。侵略者對於這一次戰役也和對較大規模的戰役同樣經過精密準備的。就在這一天星期日的早晨，郵差和警察都坐了當地聞名的商人考萊爾先生的小艇出外去垂釣。這天他把那華貴的帆船借了給他們。當郵差和警察看見那艘灰黑的小型運輸艦，載滿了兵士，靜靜地經過他們時，他們已遠在好幾哩外的海裏了。他們既然是這城中的公務員，

這當然是他們的職務。於是兩個人便駕駛了小艇回來，可是當他們到達港口時，這城市早被軍隊所佔領。這位郵差和警察還無法跨進在市政廳中的辦公室去。當他們依據職權堅持入內時，就被當做戰時俘虜拘禁起來，關在市立的牢獄裏面。

本城的軍隊一共祇有十二名，也在這一天星期日的早晨出去了，因為商人考萊爾先生捐贈了飯食，靶子，彈藥和獎品，在山背後六里路地方他那片可愛的草地上舉行打靶比賽。本城的軍隊，都是些長個子的青年，他們聽到飛機，在遠處看到降落傘時，他們就用跑步回到城裏來。他們到達時，侵略者已在路旁架上了機關鎗。這些長個子的兵士，對於戰爭經驗是很缺乏的，失敗的經驗更沒有，於是他們用來福鎗來開火。機關鎗響了一回兒，六個兵士便變成洞穿的衣包死了，三個給打得半死，其他的三個兵

士帶了鎗逃入山中。

十點半時，侵略者的軍樂隊在市立廣場上奏着悅耳而感傷的音樂。市民們微張了嘴，眼睛受驚着，站在四周側耳靜聽，呆呆的望着那些戴着灰色鋼盔，在肩上擎着手提機關鎗的人。

十點三十五分，那六個洞穿的兵士下葬了，降落傘摺疊了。軍隊已駐紮在碼頭附近考萊爾先生的貨棧中，在那裏的架子上早已爲軍隊準備好了絨氈和吊床。

十點四十五分，那位年老的市長奧頓接到侵略者藍塞上校要求謁見他的正式請求。這謁見禮已排定了準十一點鐘在市長的五間官舍中舉行。

這官舍中的客廳是華麗而舒適的。漆了金的椅子上面罩着坐舊了的織錦緞，僵硬的陳列着，好像一羣無事可做的僕人。一個半圓形的大理石壁

爐燃着一盆無燄的紅火，一隻手繪的煤斗放在爐邊。壁爐架上，兩旁是大花瓶，中間是一架大磁鐘，掛着會轉動的小天使。屋中所用的糊壁紙是深紅而帶些金色的圖案，木器都是白色的，既美觀又清潔。壁上掛的圖畫大半都在表現拯救遇險小孩的巨犬的英勇事蹟，祇要有了犬，水火地震都不會傷害小孩。

火爐邊坐着老年的溫特醫生，留着鬚鬚，淳樸而慈祥，是本城的歷史家而兼醫生。他呆呆地望着，他的兩只拇指在膝蓋上上下的轉動着。溫特醫生的爲人是那樣的淳樸，祇有一個深刻的人才能知道他的深刻處。他仰起頭來望着市長的侍役約瑟夫，看約瑟夫有沒有注意到他那玩弄拇指的本領。

「十一點鐘了吧？」溫特醫生問。

約瑟夫很茫然的回答：「是的，先生。字條上說是十一點。」

「你看到那字條嗎？」

「不，先生，是市長念給我聽的。」

約瑟夫就來往的試着每一把漆了金的椅子，看從他上次安放以後有沒有被移動過。約瑟夫習慣地不高興這些傢具，因為牠們是不懂禮貌，喜歡惡作劇並且多灰塵的。在奧頓市長是人民領袖的世界裏，約瑟夫便是傢具，銀器和杯碟的領袖。約瑟夫是年長，瘦弱而嚴肅的，他的一生是那樣的錯綜複雜，祇有一個深刻的人才懂得他的單純處。他在溫特醫生的玩弄拇指的動作上並沒有看出什麼驚人之舉，事實上，倒令他覺得討厭。約瑟夫看到城裏來了許多外國兵，本城的兵死的死了，拘禁的拘禁了，他就疑惑一定會有重要變故將發生。遲早間，約瑟夫對於這些事情會產生一種意見

的。他不喜歡輕薄，不贊成玩弄拇指，也不願意這些傢具發生麻煩。溫特醫生把他的椅子從原來的地位移動了幾吋，約瑟夫就不耐煩的等候着機會要把牠放回原處。

溫特醫生重覆着說：「十一點鐘，那麼，他們就要到這裏來了。他們是一種有時間觀念的民族啊，約瑟夫。」

約瑟夫沒有聽到他，就在說：「是的，先生。」

「有時間觀念的民族啊，」醫生又說了一遍。

「是的，先生，」約瑟夫說。

「時間與機械。」

「是的，先生。」

「他們奔向他們的命運像不能等待似的，他們用他們的肩胛推着這滾

動着的地球。」

約瑟夫說：「很對的，先生。」這完全因為他懶得再說，「是的先生，」了。

約瑟夫對於這種談話並不贊成，因為這並不能幫助他對於任何事情產生什麼意見。假如約瑟夫在事後對廚娘說，「安妮，一種有時間觀念的民族呢！」那就不會發生什麼意義。因為安妮先要問：「是誰啊？」又要問：「為什麼呢？」最後還要說：「約瑟夫，這是毫無意義的。」約瑟夫從前也會幾次把溫特醫生說的話傳到樓下去，結果常常是這樣：安妮常常發覺這些話都是毫無意義的。

溫特醫生的目光離開了他的拇指看着約瑟夫在調整那些椅子。「市長在做些什麼呢？」

「他在換衣服準備接見上校，先生。」

「那麼你怎麼不去幫他呢？他自己穿衣裳會穿不整齊的。」

「有夫人在幫他啊。夫人要他裝扮得最整齊，她——」約瑟夫說到這裏有些臉紅——「夫人正在拔去他的耳毛，這是有些肉癢的。他就不讓我去替他做這些事。」

「當然要肉癢的。」溫特醫生說。

「但是夫人一定要替他拔，」約瑟夫說。

溫特醫生忽然笑了。他站起來把手伸在火爐上烤着。約瑟夫很聰明的在他背後跳出來，把那張椅子又安放在牠應有的地位上。

「我們這批人真是不可思議的，」醫生說。「我們的國家已在滅亡中，我們的城市已被征服，我們的市長却正在準備去接見征服者；而夫人呢，

正揪住了在掙扎中的市長的頭頸，替他拔去耳毛。」

「最近他的毛髮正在慢慢地增多，」約瑟夫說。「他的眉毛也是如此。市長對於拔掉他的眉毛比他的耳毛更爲惱怒。他說這使他感到痛苦。我怕連他的夫人都不會做這件工作呢。」

「她要試一下的，」溫特醫生說。

「因爲她要把他裝扮得最整齊啊，先生。」

從那扇門口的玻璃窗裏，一個戴銅盔的臉向內張望着，門上有了敲門聲。屋子裏有種溫暖的火光好像熄滅了，替代的是一層淡淡的灰色。

溫特醫生仰起頭來看看那座鐘，他說：「他們來早了，就讓他們進來吧，約瑟夫。」

約瑟夫走到門口把門開了。一個兵士跨了進來，穿的是長外套。他戴